

「遇見最美的黑臉琵鷺」



市井萬象

近日，「遇見最美的黑臉琵鷺——興化灣鳥類生態主題藝術展」在福州開幕。此次展出的作品門類包括了漆畫、漆藝、水彩、油畫、速寫等多種藝術形式，由三十多名藝術家參與創作，圍繞鳥類生態主題，以實地寫生為素材，描繪福建興化灣的壯美生態和在那裏棲息的鳥類的曼妙身姿。

圖為觀眾參觀展覽。

中新社



金髮夢露

兩個多小時，一百六十四分鐘，一部看完內心久久不能平靜的電影。講述着瑪麗蓮夢露短暫而又絢爛的一生。一個巨星中的巨星，代表着一個時代，但卻一輩子沒能成為自己心中想要的模樣。一輩子渴望着一個幸福的家庭，一個願意真心愛她的人或是一個孩子。喜歡看書，勇於跟壓榨剝削她的電影公司對抗，努力地學習着表演，熱愛着熒幕和電影，並不是腦袋空空的金髮「花瓶」。

提到她，腦海裏總是想到的是那個白金色頭髮，美艷動人的「瑪麗蓮夢露」。想到的也是她的性感，撲朔迷離的離世傳聞，緋聞纏身、私生活混亂的報道。而她所真正渴望被世人所見的卻是真實的自己，渴望着平淡生活的「諾瑪簡」，對文學的熱愛，對事業的那份真誠。閃光燈下的心酸和被男性凝視且物化的痛苦卻只有她自己明白。飾演的角色總是愚蠢的金髮「傻白甜」，物質而又依賴男人，可她卻無數次的渴望自己能飾演一位嚴肅且優秀的女性角色。

她聰慧，勇敢，堅強，支持女性同工同酬，支持黑人女性接受教育，把自己賺來的片酬投身於公益活動中，幫助貧苦的孩子更追求着男女平等思想的解放。

夢露的美並不能用語言來形容，最深入人心的便是那抹艷麗的紅唇，經典的露齒笑，但實際上在片場時會情緒崩潰，歇斯底里大吼大叫。

從諾瑪痛苦的童年開始，



如是我見

張雋涵

身份不明的生父和精神分裂的母親，導致自己在孤兒院長大，造就了那個自卑、缺愛、分裂的夢露。她試圖用一生來彌補童年造成的傷害，一直努力尋找自己的父親。

再到進入荷里活打拚的夢露，堅定地反抗不公平的薪資待遇、壓榨並綁架她的福克斯公司。電影並沒有聚焦在她的事業中，而是着重講述着她的情感經歷，算上和肯尼迪兄弟的傳聞，四段戀情中每一段都讓她崩潰，讓她遍體鱗傷。

《金髮夢露》這部電影是一部偽紀錄片，黑白畫面和彩色畫面交替而成，就像是真實與虛假的交織。女主安娜的扮相美艷，每一幀都是極致的享受，服裝還原度也很高，如果不看劇情，確實美得讓人窒息。我個人無法苟同這部電影的角度。在我看來更像是在博眼球。充滿惡意的找父親設定把夢露刻畫成了一個洋娃娃般的女孩，讓我感到悲哀且憤怒。夢露絕對不像電影所說的一樣只有脆弱的一面，她是一位堅韌、意志力量強的女性，成為第一位擁有電影公司的女性足以證明這一切。

她是美國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象徵，一生都活在風口浪尖中，人生中的起起落落也並不是我們常人能想像的。我相信愛着她的人不止愛着她的裙襪、金髮和紅唇，而是她的不完美、她的真實和努力，因為那才是真正的瑪麗蓮夢露。

I'm Norma Jeane, not Marilyn Monroe. .



人與事

魯力

殘荷醉秋

深秋時節，風清雲淡，我約了福建書法家協會副主席朱以撒教授去觀賞秋天的殘荷。塘裏的荷花有的已經枯萎，有的開始謝了。但池中還在綻放的荷花，仍像一個個披着薄紗在池中沐浴的仙女，嫩蕊凝珠，含笑佇立，清香飄逸，沁人心肺。正若宋代詩人辛棄疾詩曰：「紅粉靚梳妝，翠蓋低風雨」。在深秋的荷塘裏，我看到鮮花與枯枝相伴，在璀璨與衰老之中，領悟着大自然的悸動與美麗。

之所以約以撒兄來賞荷，是我覺得他的字與人猶如荷花。朱以撒的字如天馬行空，但又自成一格；為人亦是特立獨行，簡樸乾淨。正如他自己所歸結的精粹：我喜歡樸素、清淡的形式，以白宣為空間已經足夠。一件作品的質量倒不在這些裝飾上，還是在書寫自身，在字的本質上。以撒兄擅行書，下筆點畫峻逸，圓轉暢達，以五十年之功力磨礱出來的一筆好字，就帶有梗梗的荷花風骨。「我心寫我文，我文為我書。整個是貫穿渾然的，可謂快哉。書法生活是一種精神生活，它是私有的、自由的，又是追求



流動空間

方元

狐狸從乳牛的家裏偷走了乳酪，拿到街市上賣。乳牛發現後，責備狐狸偷乳酪，並要求他交出賣乳酪的錢。但狐狸振振有詞地說：「我不是偷！我拿走你的乳酪是用來做公益。」

乳牛覺得應該支持做公益，於是不再作聲。但與她一起來的山羊看穿了狐狸的謊話，他對狐狸說：「你以自己的名義做公益、做好人，那應該責你自己的毛皮啊！怎麼能盜用別人的財物，為自己賺取名和利呢？」

這個寓言故事源自現實生活。有一家雜誌社轉載我的文章，既未經我的同意，還「遺漏了」作者的姓名。這件事分明是做錯了，但雜誌社回覆說，轉載我的文章是「公益性」的、「是為了擴大優秀文化的傳播」。雜誌社的老闆肯定知道，好的文章會吸引更多的讀者，增加閱覽流量即是增加經濟效益。辦刊物不是做公益，而是在商言商，否則為何要收取訂閱費和招攬商業廣告呢？所以，其「公益」之說實在虛偽。更何



准風物談

胡竹峰

句句詞款識，句句清奇：

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。

可喜龐兒淺淡裝，穿一套縞素衣裳。

行近前來百媚生，兀的不引了人魂靈。

羞答答不肯把頭抬。

怎不回過臉兒來。

蹣着腳步兒行。

乍凝眸只見你鞋底光兒瘦。

休題眼角留情處，只這腳蹤兒將心事傳。

長吁了兩三聲，別團圓明月如圓鏡。

鎮日慣情思睡昏昏。

何須媚眼傳情，你不言我已省。

驀然見五百年風流華冤。

舊年存得一幅下山虎圖，世人多喜

歡上山虎，覺得更吉祥，說下山虎是春虎，山中無糧，下山覓食，瘦骨嶙峋，大失威風。那時候一無所有，腹中空空，覺得自己就像那下山的老虎。

少年時見過一次老虎，一隻關在鐵籠裏的困獸，氣息奄奄，身形也有些消瘦，沒有想像中的王氣。那隻老虎懶洋洋靠牆臥倒，偶爾擺動尾巴。走進前看，只見牠眼神也是暗淡的，耷拉在那裏。很多年後，我住在先秦古城舊址一個叫關虎屯的地方。據說西周時，有人獻給周穆王一隻猛虎，曾經關在那裏，因而得名。住在關虎屯，總想起少年時候那個寂寞漫長的夏天上午的公園，想起公園鐵籠的那一隻老虎。偶爾覺得自己也彷彿一隻老虎，關在了關虎屯。

住在關虎屯的時候，窗外陽光燦爛，天氣晴朗，風中帶着花香，我卻時常以為四周漆黑，彷彿銅牆鐵壁，唯有讀書

高雅的。」

國人賦予荷花以各種美麗名字——蓮花、芙蕖、菡萏、水芙蓉等。荷花以「出淤泥而不染」的清雅品味為世人所喜愛。國人喜愛荷花，特別是文人雅士已經到了情有獨鍾之境地。古往今來，畫荷的名人與佳作可謂層出不窮。徐渭、齊白石、吳昌碩、張大千、石濤、陳洪綬等名畫家，他們畫中的荷花，風姿各異，儀態萬千，各具韻味。

明代畫家徐渭的荷花古樸淡雅，別有風致。徐渭的荷花，以潑墨寫意的手法，大氣水墨，淋漓酣暢，作畫不拘形似，重在抒情遣懷，幾抹殘荷斷葉，也別有一番秋韻。齊白石筆下的荷花則帶着老人特有的樂觀健朗神氣，遑論是秋荷、殘荷、還是蟲鳥活躍其中的荷趣圖，均是生機盎然。白石老人的荷花挺拔厚重，蒼勁清健。齊白石對蓮瓣的描繪，滲透古人畫荷的「沒骨」法，不見勾勒痕跡，潑撒出來的花瓣既輕盈又腴潤，瓣上紅絲，蕊端膩粉，微妙之處，使人驚為神工。

齊白石的荷花，也有不少佳作是為殘

一頭牛寫的寓言

況，怎麼能用違法的方式來「擴大優秀文化的傳播」呢？

從事寫作的人，就像著名作家魯迅形容的那樣，自己是一頭牛，吃的是草，擠出來的是奶。如果有人拿走牛奶，不但不給牛奶的錢，連草的錢也不給，那麼牛就會餓死。所以，從道德的角度說，盜竊別人的作品是卑鄙的行為。

用「拿」和「偷」來形容盜竊者的行為是太溫柔了，其實他們是簡單粗暴的。例如，香港某大學的一位教授在他主編的一本書中「轉載」了我的兩篇文章和十多張圖片。問題是：一、我與他素不相識。書出版之前，他沒有問過我是否同意，出版之後沒有與我聯繫，也無付稿費或版稅。二、這種由一人主編、由多人合著的書，通常的做法是在目錄和內文中均列明各篇論文的作者。然而，在這本書的目錄中，看不到其他合著者的姓名，令人以為該教授是全書的唯一作者。

再例如，香港另一所大學的某副教授，將我在內地《建築學報》上發表的中文論文逐字逐句地翻譯成英文，「轉載」在香港的英文期刊上，但作者換成了他的名字。他在

畫虎記與《猛虎集》



▲古龍著《白玉老虎》。
▲徐志摩著《猛虎集》。

資料圖片

消遣，打發岑寂苦悶。床頭放有《談虎集》《猛虎集》《白虎通義》《虎雜》《虎》《老虎老虎》《白玉老虎》。

喜歡那本《白玉老虎》，江湖死結，多少人身不由己。很多年過去了，我還記得這樣的段落：夕陽最美時，也總是將近黃昏。世上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，尤其是一些特別輝煌美好的事。所以你不必傷感，也不用惋惜，縱然到江南去趕上了春，也不必留住它。因為這就是人生，有些事你留也留不住。

人身上最軟的是頭髮，最硬的是牙齒，可是一個人身上最容易壞，最容易脫落的亦是牙齒，等到人死了之後，全身上下都腐爛了，頭髮卻還是好好的。人身上最脆弱的就是眼睛，可是每人每天從早到晚都在用眼睛，不停地在用，眼睛卻不會累，如果你用嘴不停地說話，用手不停地動，用腳不停地走路，你早就累得要命。所以我想，「脆弱」和「堅硬」之間，也不是絕對可以分別得出的。

也喜歡那本《猛虎集》，虎紋封面，題字也好，只是覺得徐志摩的詩濃得化不開，沒有老虎的毛紋之美，只有貓的斑斕。少年時候我家養過貓，貓極懶，卧在陶甕旁邊曬太陽，人摸上去，毛皮軟滑，貓肚子咕嚕嚕響。

徐志摩送過胡適《猛虎集》，胡先生題記：「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志摩來北京，送我這本詩集。兩個月之後十一月



十九日，他死在飛機上。今夜讀完此冊，世間已沒有這樣一個可愛的朋友了。」次日續題：「你已經飛渡萬重的山頭，去更闊大的湖海投射影子。志摩的詩，適之寫，他死後第十一日。」知堂也有一本《猛虎集》，扉頁題字道：「志摩飛往南京的前一天，在景山東大街遇見，他說還沒有送你《猛虎集》，今天從志摩的追悼會出來，在景山書社買得此書。」

離開關虎屯的時候，友人來訪，歡喜牆上那隻虎，我摘下了他。

離開關虎屯的時候，除了那些書，什麼都沒有帶走，甚至想將憂傷也丟下。

很多年前，那一隻離開關虎屯的老虎。很多年後，那一個離開關虎屯的人。記得做過一夢：客廳棗紅色有暗花地毯又厚又暖，傢具木色瑩麗如琥珀，壁燈柔光下沁出靜穆的貴氣。牆上掛着一幅很小的老虎圖軸，三尺不到，一團綴滿金色毛紋的老虎卧在樹下，松針篩成碎塊的陽光披在身上，越發斑斕華貴。

蘇東坡任揚州知州，一夕夢見山林有虎來噬，心下驚怖，一紫袍黃冠道士以袖子擋住他，叱喝老虎離開。天亮後，有道士投名帖問：「昨夜不驚畏乎？」蘇東坡怒罵：「鼠子乃敢爾？本欲杖汝脊，吾豈不知汝夜來術邪？」道士駭惶而走。故事出自馮夢龍《智囊》一書，此集後人讀為千古謀略第一書，我總覺得此事不像蘇東坡性情。



▲池中還在綻放的荷花。 作者供图

的心境應如荷花一般的「問心無愧」。在這個以金黃與褐色為主調的季節，唯獨荷花以它的一抹紅綠，獨顯秋韻之高雅。秋荷殘葉之時，依然搖曳顯風姿。秋天的荷花，在繁花盛開與衰落萎之間，以不同的形態展示着生命的絕美。深秋的殘荷讓人心碎，更讓人心醉。